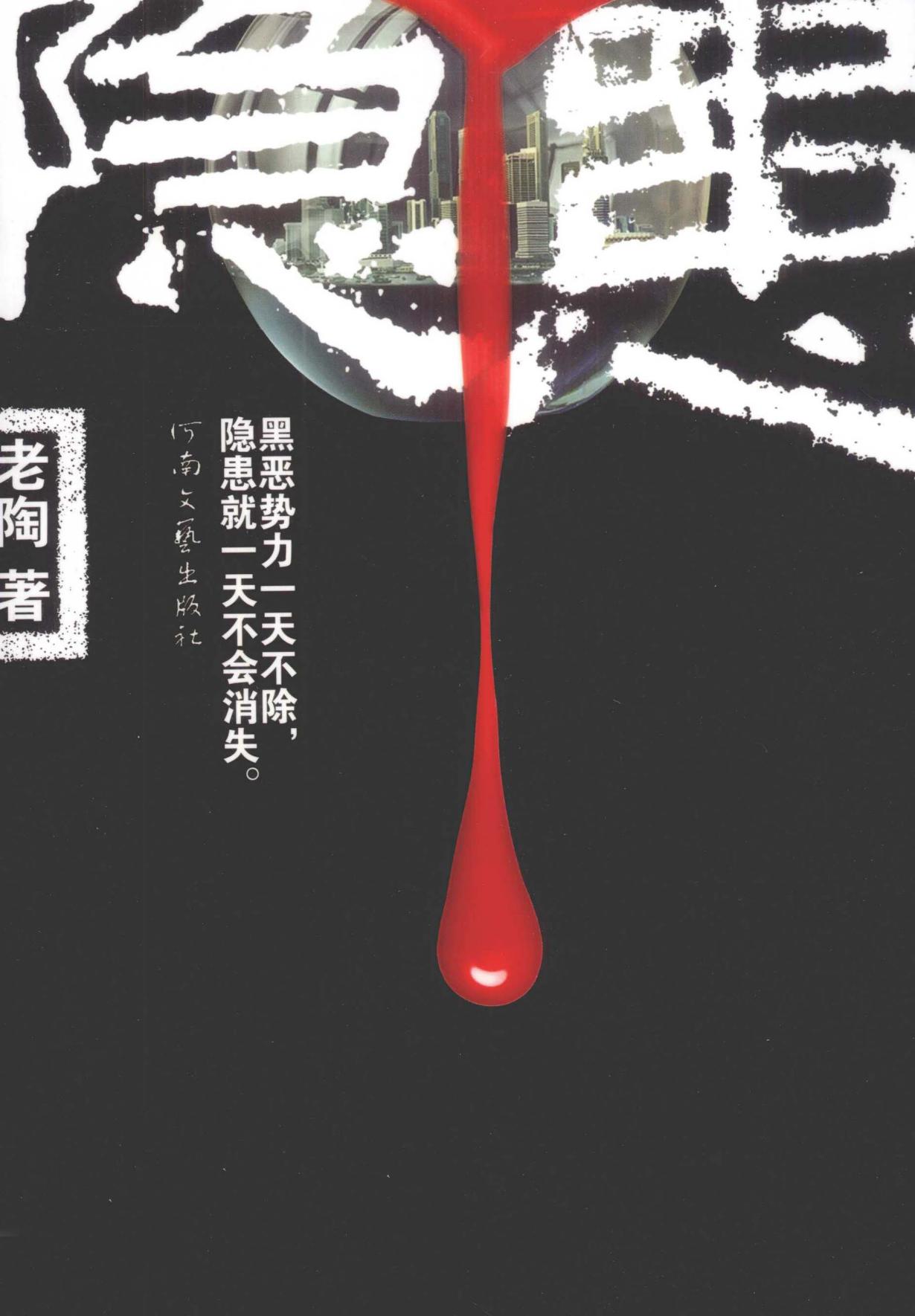


老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黑恶勢力一天不除，  
隱患就一天不會消失。



# 良醫



老陶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上  
F6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患/老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0765-290-8

I. ①隐…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8382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61 000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黑恶势力一天不除，隐患就一天不会消失。

——题记

##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0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1
第七章	67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2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07
第十三章	113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34
第十六章	145
第十七章	150
第十八章	158
第十九章	164

第二十章 .....	173
第二十一章 .....	180
第二十二章 .....	191
第二十三章 .....	197
第二十四章 .....	205
第二十五章 .....	216
第二十六章 .....	224
第二十七章 .....	231
第二十八章 .....	240
第二十九章 .....	247
第三十章 .....	257
第三十一章 .....	262
第三十二章 .....	269
第三十三章 .....	274
第三十四章 .....	281
第三十五章 .....	286

## 第一章

早上一醒来，唐光剑就心烦不已。他真不想去参加那个狗屁庆典。但他不能不去，因为那是副市长顾香萍儿子的公司开业庆典。他抽了一支烟，然后光着身子下了床。身旁酣睡的乔娜被唐光剑的动作弄醒，抬头看了看他，懒洋洋地问道：“几点了？”

“快8点了。没事儿，你想睡可以再睡一会儿。”唐光剑走进卫生间。

从卫生间的大镜子里，可以看见乔娜一丝不挂地从身后跟了进来，双臂环抱在唐光剑腰间，头靠在他后背上。唐光剑被乔娜的温柔所感动，转过身将乔娜搂在怀中，在她的背上轻轻拍了拍。这个全国一流的名模今天就要飞往北京去参加一场演出，但他却没时间去机场给她送别，乔娜昨晚就为这有些不高兴。

唐光剑刷牙、洗脸，用剃须刀刮胡子。一番忙碌之后，他缓缓转过身，对仍然站在身旁的乔娜说：“这个典礼我不能不去参加，宝贝。下次我送

# 隐患

你,不仅是送,还会直接陪你到北京,好吗?”

“下次谁稀罕啊?”乔娜故意娇嗔道。

唐光剑再次将乔娜抱进怀里,抬起她的下巴,将嘴唇印上她的额头、眼睛……

和乔娜温存一番之后,唐光剑出了门,见孙正海带着陈康等早已静候在走廊两旁。这些保镖清一色的西装革履,戴着变色墨镜,个个身强力壮,平均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特别是那整齐的板寸头,更能显出一种冷酷的帅气和杀气。

唐光剑点点头,然后径直朝电梯走去。

大厅门口停着三辆奔驰 600 轿车,唐光剑和孙正海直接钻进中间那辆。

车队慢慢驶离独立集团的大厦。

今天是 9 月 18 日。唐光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都喜欢带“8”的日子。如果是往常,他此刻很可能还在床上。但今天为了参加宇龙出租车公司的开张典礼,他必须在 8 点 48 分之前赶到庆典现场,否则他怕顾香萍生气,因为宇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是这个女副市长的独生子。

虽说已近中秋,可南方城市荔城的太阳仍射着毒辣灼人的白光。车队沿着平坦的高速路行驶,街道两旁的花园景观和碧波闪亮的海水都不能吸引唐光剑的注意力。唐光剑微闭双眼,仰靠在轿车后排头枕上,身子轻轻摇晃着。他喜欢这种轻松和享受的状态。有时在车上和人交谈,他都爱闭着眼睛说话。

车内飘荡着邓丽君甜美的《南海姑娘》,音量不大,丝丝缕缕。

对于邓丽君的歌,唐光剑可是百听不厌。只要有空,他都爱泡在邓丽君那甜腻而又清纯的歌声中,如痴如醉。邓丽君的歌声,似乎能让他在烦躁时平静和松弛下来,在泄气时又能悄然带来一股劲,就连和女人寻欢作乐时,似乎都能对他起到某种兴奋作用。

唐光剑和孙正海两人的块头都不大,所以这大奔的后座显得很宽敞。有时,中间再插上林晓生那个大块头都不觉得拥挤。“林晓生呢?”唐光剑轻声问。

“他昨晚喝多了。”孙正海侧身答道。

“怎么又喝多了?”唐光剑蹙了一下眉头。

“他也是心情高啊,”孙正海说,“这会儿他可能还在睡觉。昨晚他们给他弄了个漂亮女人……”

“哦。”唐光剑的脑子里忽然又闪出乔娜的影子,那白嫩的肌肤,高挑丰满的身段,做爱时蛇一般扭动的躯体和毫无掩饰的叫声……

“到了,剑哥。”孙正海轻声提示。

唐光剑睁开双眼,见轿车已驶进荔城体育馆。附近停满了各式豪华轿车,几名公安正在现场维持秩序。唐光剑心发感叹:到底还是副市长面子大呀,儿子的公司开张,竟然把警察都调来了!

一出车门,唐光剑立即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还没站稳,全身的毛孔就被这毒辣辣的阳光逼出了密细的汗珠。

分立在体育馆四角的大音箱正放着震耳欲聋的欢庆音乐。体育场正中央铺着深红色的腈纶地毯,上面整齐地停放着四十辆全新日本产红色本田雅阁2.0轿车。

唐光剑和孙正海被工作人员引到主席台就座。唐光剑眯缝着眼,见主席台上已坐了不少人。由于光线太强,就算搭了凉棚也看不出个究竟来。突然,他看见荔城市副市长顾香萍正笑容可掬地朝他走了过来。唐光剑迎上去,两人笑着,热情握手。

“劳驾你唐老板今天亲自光临了。”顾香萍摇着唐光剑的手。

“哪里哪里!我应该感谢顾市长看得起我嘛。”

“哈哈,唐老板真会说话!”顾香萍开心大笑。

唐光剑侧开身,将孙正海介绍给顾香萍。“顾市长,这是我公司高级主管和法律顾问孙正海,不知道您还认识不?”

“认识,当然认识。好像见过面……”

孙正海忙上前一步,握着顾香萍的手:“谢谢顾市长还记得我。”

唐光剑使了个眼色,孙正海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红包,恭恭敬敬地递给顾香萍。“这是我们老板的贺礼,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顾香萍连忙摆手：“不，不要不要！你可以打听在座各位，我今天收了哪个人的礼金？这是今天我定的规矩。”

“只是一点点心意嘛，顾市长就不要推辞了。”唐光剑说。

顾香萍推开孙正海的手：“真的不收！快装起来吧。”

唐光剑看了看四周，说道：“那好吧，既然顾市长执意不收，我也就不再勉强了，来日方长。”他对孙正海使了个眼色，孙正海便把红包重新塞回公文包。顾香萍这才笑着说：“你们坐吧，今天我就不多陪二位了。”唐光剑说：“好，您忙吧，今天顾市长可是主角啊。”

顾香萍笑着转身离去。

对顾香萍拒收红包，唐光剑大感意外，因为在接到顾的请帖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精明的女人又在为自己敛财制造借口。在荔城，顾香萍有一个人人皆知的绰号，就是“红包市长”。据说，她每年因出席各种庆典和座谈会等活动的“收入”就不下十万元。但今天她为什么不收红包了呢？唐光剑一时想不明白。

看着球场正中停放的一排排崭新的红色轿车，唐光剑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便转身对孙正海说：“这些车好眼熟啊。”

孙正海点头：“好像都是今年5月份查处的那批走私车……”

唐光剑心里突然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不由得愤愤骂道：“妈的，又一次明摆着的腐败！”突然，他眼角的余光发现一个人正在左侧不远处朝自己笑。他心中一震：那不是市委书记陶大纲吗？他马上满脸堆笑地扭头向陶书记点头、招呼。想不到陶书记忽然离开座位，朝自己走过来。唐光剑连忙起身，迎了上去。

“我就想你唐老板今天一定会来嘛。”陶大纲握着唐光剑的手，说道。

唐光剑笑道：“主要是顾市长看得起我啊。”

陶大纲按按唐光剑的肩头，说：“坐下来谈。”

陶大纲今天的穿着和唐光剑差不多，深灰色西裤，短袖白衬衫，一条浅色领带，皮带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脚下是一双崭新的黑色休闲皮鞋。

一落座，陶大纲就感叹道：“唐老板年轻有为呀！”

唐光剑对陶大纲总是以长辈口吻跟自己说话感到不快，因为陶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多岁，比他没大多少。如果没有一个爬过雪山、蹚过草地的高干父亲，他陶大纲不过也是凡人一个。但想可以这么想，话却不能说出来。他机敏应道：“陶书记是骂我吧？您才叫年轻有为呀！我要是到您这年纪能混个局长干干，那就烧高香了！”

陶大纲哈哈一笑：“唐老板，你可是正宗的高级党校毕业生啊，还是硕士。如果不是弃政从商的话，还能混得比我差呀？你今年三十了吧？”

在唐光剑的记忆中，这问题好像已被陶大纲问过 N 次了。因为不想破坏陶大纲的兴致，他还是认真答道：“三十一，1964 年生的。”

陶大纲接话：“哦，这么说我们俩一样都属龙啊。我 1953 年出生，刚好大你一轮呀。”

唐光剑忙应道：“您是龙哥，我是龙弟。”

陶大纲笑了：“好好干，前途无量！”

“还靠书记多多关照！”

唐光剑知道陶大纲即将调离荔城，到西北某大型国企去履新了。这消息早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荔城没有人不知道。对于陶大纲来说，这次调动虽然实权小了，但行政级别却跃了一格，由正厅升到了副部。据说省里已经派来一个干部接替陶大纲，任市委书记。此前风传市委副书记李家正要接替陶大纲，但不知何故，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来。

陶大纲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你是我在荔城这几年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但我总觉得……”陶大纲忽然停下话头，不说了。

唐光剑知道陶大纲话里有话，就说：“没事儿，请书记直言。”

陶大纲顿了一下，说道：“好吧，我也快离开荔城了，这个时候说出来也没什么。我觉得你，你将来会是一颗定时炸弹，而且是核弹头，如果哪天爆炸，就会把整个荔城炸个……”

唐光剑内心一惊，笑道：“陶书记可真会开玩笑……”

“哈哈，不说了，不说了，典礼快开始了。”陶大纲见他的秘书和副市长这时一起走了过来，便收住了话头，站起身，抬手看了看表，“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 隐患

陶大纲其实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好官，这一点唐光剑清楚，全荔城人也都知道。他没有做领导、做一把手的那种魄力，处事优柔寡断。这也难怪，陶大纲从小并没读过什么书，后来全凭老爷子的面子被送到大学深造，肚子里的墨水实际上是很有限的。

剪彩仪式刚开始，孙正海的手机忽然响了。他从包里取出手机：“喂……”然后，偏头往保镖坐的地方瞟了一眼，见陈康正朝他挥手。“有什么事，快说。”孙正海对着手机低声说道。

“北国花园工地老板打电话来，说没法干了，没有石料了。”

“他不知道剑哥在出席开张典礼？”

“我说了，可万老板说他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知道了。”孙正海关了手机，侧过身，附在唐光剑耳边一阵嘀咕。唐光剑眉头一皱，脸上露出怒色。他略微顿了顿，然后低声吩咐道：“走，我们现在去海边石场看看。”

孙正海没想到唐光剑要亲自去石场催货，因为这事儿按说还不到他亲自出面的时候呢。也许是想找个借口开溜吧，孙正海想，剑哥此刻肯定是不愿待在这种场合的。他正想拨打“北国花园”工地老板万立平的手机，却被唐光剑止住：“万老板的电话到车上再打。现在你先打电话给曾大成，和他通通气。”

海边石场在荔城东海岸，是铁道部某工程局一个下属单位承包经营的。当初，铁道部与荔城市政府签有协议，由铁道部的工程人员到荔城来开山挖石，荔城方面提供一切方便，且不收任何费用，但开山整平的土地将来还得交还荔城。除了制售砂石，铁路部门不做其他任何经营。这个石场于1992年动工，业务全部由南威集团驻荔城分部主管，而现任南威荔城公司的负责人就是曾大成。

独立集团荔城公司与这个石场的业务关系，是唐光剑的前任彭锦波拉上的。当时的具体谈判细节唐光剑并不清楚，但他知道那是一笔交易：南威集团总负责人的父亲是一位颇有权势的离休干部，与独立集团老总贺长青私交甚好。正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只要独立集团在哪个城市接到

工程，南威集团分部就一准会在哪里出现，而且水泥大砂之类的原料供应，非它莫属。

当车队颠簸着经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砂石路，好不容易开到那排用竹竿搭成的石场办公室时，三辆轿车全都灰头土脸了。

陈康先下了车。就在陈康开启车门的一刹那，沙尘灰末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和碎石声一齐拥进了车厢。

不一会儿工夫，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跟着陈康走了过来。

“唐老板您好！”男子钻进轿车，与唐光剑和孙正海握手，“怎敢劳您大驾啊？！”

唐光剑暗压怒火，话语软中带硬地说道：“我来这里，怕打扰你们。可是，我不来又不行啊，我的工地马上就要停工了！停工了，我吃啥呀？我没你们国有大公司衣食无忧的好条件，我们得自己养活自己啊！”

那男子堆起一脸笑容：“唐老板这话说哪儿了！我们也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我们的设备今天真是出了点问题。”

“这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唐光剑一下打断了对方的话，“我只知道履行合同，出钱拿货。”

那男子频频点头：“唐老板言之有理。可第二条线二破（指碾石的破碎机）上的传动伞齿轮坏了，我们也没办法呀。不过，我保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一定抢修好，争取明天就出石头。”

“我就弄不明白了，”孙正海这时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你们三条生产线为什么就搞不过对面香港人那一条生产线呢？”

唐光剑截断话茬，接着问道：“你们明天一定能出石头吗？”

男子点头。

唐光剑盯着对方的眼睛：“好。能不能立个军令状？”

男子面无表情，也不表态。

“这样吧，把你们杨总叫来吧。”唐光剑说。

“他今天真的去市里办事了。”

“那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唐光剑说。

孙正海从包里取出手机，递给那男子。他很快就拨通了：“喂，杨总

# 隐患

啊，我是肖工。”

唐光剑这才想起，眼前这个有点眼熟的中年男子原来姓肖，好像叫肖什么年，是这里的工程师。

肖工仍在报告：“独立集团的唐老板今天到咱们石场来催货了……好，好，我请唐老板接……”说罢，将手机交给唐光剑。

唐光剑接过手机，慢声说道：“喂，杨老板，老弟呀，哈哈……我不亲自上门您怎么会上心呢？老弟，像我们公司这样有信誉的单位，我想荔城找不到第二家吧？……知道就好。我从不欠你一分钱，有时还交预付款，你该知道的……”

通完电话，唐光剑转身对肖工说：“杨总说了，明天保证给我们供料，否则认罚。”

肖工点点头：“我们一定做到。”

“好。既然这样，我们就不打扰了。告辞！”

唐光剑有个习惯，坐车时总爱坐在左边。因为他看东西时，喜欢从左边偏过来头看，而换了右边，他就会觉得脖颈吃力，所以从小学到大学，他一般都喜欢坐在黑板右边听老师讲课。后来，连看电视也是如此。有许多次，手下劝他坐到靠右的车窗口，并说这样才更安全一些，万一出车祸，坐左边受伤的概率要大得多。但唐光剑一笑了之，依然我行我素。

当唐光剑的轿车离开海边石场，到达“北国花园”工地时，项目经理万立平早已候在门口。

唐光剑下了车，对着点头哈腰的万立平说：“明早砂石就会来了。”

万立平恭维道：“唐老板一出马就是不一样呀。”

唐光剑一边走，一边说：“这几栋楼必须抓紧呀，不能再拖项目后腿了！否则我就不好再为你讲话了。”

“是，是，是。”万立平应声答道。

这时，一位中等个头的年轻人笑吟吟地从前边工地走过来。唐光剑一看就知道是南威集团荔城分部的总经理曾大成。

“唐老板亲临现场办公可是不多见呀！”曾大成上前几步握住唐光剑

的手，笑道。

唐光剑也笑了：“你曾老板下工地，不也是稀罕事嘛，哈哈……”

曾大成虽不是本地人，而且其貌不扬，却是荔城一霸。这一点，唐光剑十分清楚。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只是合作关系，谈不上深交。

曾大成接过唐光剑的话头，说道：“唐老板不会认为兄弟来此是向你要账的吧？”

唐光剑马上收住笑容：“我欠你们南威一分钱了吗？”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嘛，哈哈。不过，今天您就会欠我了。这不，您昨天一说没水泥用，我今天就赶快给你拉来四百吨。您先用着，不够再说。怎么样？来，请唐老板过目。”

“好，谢谢曾总！”唐光剑跟着万立平和曾大成，边走边说。

按大货卡二十吨一车计算，这四百吨需要足足装满二十车。绕过两栋楼，唐光剑果真看到一块平地上停着几辆五十铃大卡车。一群民工正在汗流浃背地卸车，把一袋袋水泥往一栋新楼里搬运。

唐光剑对曾大成说：“我刚才去了海边石场。”

曾大成偏头看了他一眼：“这点小事还需要劳您大驾？给兄弟一个电话不就行了？”

就在唐光剑跟曾大成在工地上交谈、查看的时候，陈康手上的手机响了。“哦，顾市长啊，您稍等——”陈康拿着手机，转头用眼光征求唐光剑的意见。

唐光剑接过手机：“呵呵，顾市长别误会，我公司确实有点急事，不得已才离开的啊……好，午宴我一定去，一定去……”

庆典午宴安排在全市最高档的玉皇大酒店，但那里恰恰是唐光剑最不愿意提及的地方。

曾大成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唐老板是顾市长的座上宾啊？”

“狗屁！她会把我当朋友？”唐光剑皱了皱眉，说道。

“你可不要成为那个什么宇龙出租车公司的挡箭牌呀。”说罢，曾大成对着唐光剑笑了笑。唐光剑还不清楚曾大成话里的意思，但他想肯定

# 隐患

有什么名堂。这时，手机又响了，陈康接了一下就把手机直接递给了唐光剑。

唐光剑把手机放在耳边：“喂……喂……”手机里半天没有回应。

唐光剑说：“再不说话我就关机了啊！”

里面马上传来乔娜温柔的声音：“哼！你关吧……”

“呵呵，我就知道是你嘛……好，安全到达就好……我正在外边办事……”

唐光剑接完电话，回头叹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此时，旁边的人，除了孙正海，恐怕没谁会明白唐光剑吟这句诗的含义。

唐光剑想起曾大成刚才所说的话，像一只绿头苍蝇落进肚里，这让他很不自在。于是，他问曾大成：“你刚才说的挡箭牌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

曾大成一摆手：“哈哈，我只是随口说说，何必认真？”看唐光剑一脸疑惑，他便压低了声音，说道：“唐老板不会不知道，顾市长家大少爷的公司，也就是你今天去参加的那个举行开业庆典的出租车公司，是踩在他人头上才开起来的吧？”

唐光剑摇头。

曾大成说：“那小子为了开这公司，叫他老母硬逼着公安交警，天天上路抓营运摩托车和三轮车。不信？你去看看，荔城街头现在哪还有摩托车、三轮车敢出来拉客！市长大人的儿子开了车行，别人谁都不许去抢生意……”

唐光剑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曾大成，一声不吭。

曾大成说：“顾市长还叫老警去查其他出租车公司，想找岔子逼别人关门！”

唐光剑突然若有所悟，宇龙公司今日的开张典礼为何没请曾大成参加。按理说，曾大成在荔城地盘上也算个人物啊……

赶到玉皇大酒店时已经 12 点半了。正在酒店门前迎宾的顾香萍握

着唐光剑的手，说：“就差你了，快请进。”

唐光剑客气地说：“谢谢顾市长抬举！麻烦您叫人把我兄弟们安排一下。”

顾香萍马上把负责接待客人的饭店经理叫过来，说：“请安排一下唐总的司机和兄弟们去吃饭。”经理忙说：“放心吧，一定给安排好，请跟我来。”

另一个男招待上前来，微笑着问：“是唐光剑先生吗？”唐光剑点头。男招待左手一摆，做出“请”的姿势：“陶书记请唐老板到怡春阁入座。”

唐光剑扫视了一下闹哄哄的宴会大厅，足有三十多桌，不用说这里的食客都是身份一般的，那些重要的头头脑脑都被安排在包房里。

在“怡春阁”门前，男招待微笑着做个手势，让唐光剑停下脚，然后小心地打开雅间的门。门刚闪开一条缝，就传出陶大纲的喊声：“唐老板迟到了，快来这儿坐！”

唐光剑连忙赔礼道：“不好意思，我来迟了。”

陶大纲指着身边的那个空位，说：“快入座呀，我们都等着你呢。”

桌子四周坐着的，清一色是荔城市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头头，没一个市委市政府的人，这让唐光剑很是纳闷。怡春阁空间很大，里面的设施可谓一应俱全，吧台、酒柜、消毒柜、卡拉OK和五大件真皮沙发，甚至还有电影放映机和大白银幕。

唐光剑刚在陶大纲身边坐稳，门外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荔城，公共场所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但顾市长显然可以不受这禁令的约束。

鞭炮过后，一盘盘山珍海味，源源不断地被服务小姐摆上了硕大的圆桌。服务小姐开始倒酒，酒是精品白酒。

陶大纲见酒都满上了，便站起身：“来，各位，我借花献佛，先敬大家一杯！”

众人赶紧起身，见陶大纲一仰头喝了杯中的酒，都跟着一饮而尽。

陶大纲见状，说：“谢谢大家。”然后坐下，大家跟着坐了下来。

陶大纲敬酒的举止让唐光剑有点费解。并不是说陶大纲行为反常，